

文化
經緯

新年試筆・說珍惜

小時候在鄉下住，糧食緊張，印象中母親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莫糟蹋糧食，要曉得珍惜」。母親的提醒其實是多餘的——

那個時候，食且不飽，哪裡還有幾多糧食讓你糟蹋。不過，儘管如此，母親的提醒倒一直記得，不會忘記。後來入學，從初中時起即住讀。住讀自然就要吃食堂。學校食堂，一般讀書人大都有過經驗。好吃不好吃，沒有幾多選擇，不比現在的大學食堂，品種繁多，還有小炒。所以吃飽是我讀書時期印象最深的記憶，後來讀莫言的小說，無論是寫飢餓還是寫饕餮，感覺到都能觸動我的胃部神經。

中國為農業國，糧食對於中國人的意義，一般心智健全者都是清楚的。所謂「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之類的「憐農詩」，一般中國人也是能夠感同身受的。但中國人並不都是農民，而且今天的中國，也在快速地非農業化，或者叫「農轉非」。對於那些已經「農轉非」的吃商品糧的人，這樣的「憐農詩」，不知道是否還能夠喚醒他們殘留的一星半點的記憶。

其實中國人是很懂得珍惜的，不只是糧食，幾乎所有東西，中國人都會思其來之不易。當然中國人也很會浪費，或者不懂得珍惜。中國的敗家子文化，也一直是我們的官史、家傳中屢屢告誡後人的心病，《三言》《二拍》裡面的不少故事，其實講的也是酒色財氣如何傷身敗家。說到底，在珍惜與毀敗之間，我們似乎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維持着，但又戰戰兢兢地提防着。這種戰戰兢兢，有時候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過分沉重了些。或許與此有關吧，這種「珍惜」文化，總是會被年輕人視為上代人的嘮叨，這也就造成了一種上代人珍惜、下代人浪費毀敗的思維對立或思維定式。事實顯然並非如此。

譬如說親情。中國傳統文化中，提醒珍惜親情、懂得孝悌之道的箴言俗語，恐怕比提醒珍惜糧食的少。「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之前讀，可以理解，但一直不能很好地體會——而體會往往是讀者之心，進入到作者之心，兩心相會，始得徹悟的通途。之所以不能很好地體會，一個根本原因，大概是因為對於詩人詩中所描寫的場景缺乏真切經驗，或者說缺乏現場感。其實這種現場感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並不罕見，但之所以沒有能夠觸動我們的心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心智未開或情商不夠，亦或許還有其他原因。其實到了一定年齡，譬如自己做了父母，對於詩中的「密密縫」與「遲遲歸」中的「密密」與「遲遲」，就很能體會。那種拉長的動作與拉長的時間中所蘊藏的親情，悠長而持久，甚至有綿綿不絕之勢。從「憐農詩」到「懣情詩」，中國人的「道德感」與「倫理意識」，總是與生活緊密相隨——我們的生活審美與情感審美，不少時候是在道德與倫理語境中的一種審美。這種審美，同樣與我們的珍惜文化或珍惜思維一脈相承。

比較而言，中國人珍惜時間的話語似乎更為多見，而時間在我們的生活中似乎又是極容易被虛擲浪費的，因為它看不見摸不着，很多時候浪費了又沒有什麼成本，至少當時如此。讀朱自清的《匆匆》，其實是一種中年人的心態，裡面滲透的，並不是年輕人的時間觀或生命觀，而是一個中年人對於已經逝去的生命自我的一種不捨依戀，當然其中也包含着對於時間「成本」的自我警示，譬如生命不再。儘管其中並沒有「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一類的呵斥，更沒有「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一類的「放縱」，甚至也沒有「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一類對於時間的自我品味把玩，但其中所說的，總還是一種珍惜吧，不然時間白白流逝，「逝者如斯，不捨晷夜」，作為一個有限的生命，在無限的時間長河之中，如何自處，又如何自珍，其實還是有必要好好想想的。

從糧食到親情到時間，所有的珍惜聲音，似乎都是中年人發出來的，而所有的對象，似乎又都是對着青少年的。為什麼中年人容易發現這一生生活中的「浪費」或「不珍惜」現象，並屢屢提出警示？其實這是一種處境與經驗的情感與思想「昇華」。而之所以青少年容易忽略，又往往是因為他們較少經驗到中年人所經驗的處境。其實，珍惜從本質屬性上講與年齡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更多是經驗。而經驗的有無，實際上是與生命主體的自我意識與自我責任密切相關的。鑒於此，與其說我們缺乏珍惜意識，還不如說我們缺乏懂得自我珍惜的真正獨立且負責的健康生命主體。也因此，讓我們更多地去關注如何讓健康的生命主體真正地成長起來，而不是繼續在他們一邊喋喋不休地嘮叨。

人生
在線

放棄

取捨是一種智慧，而放棄則是人生的勇氣。

放棄了一段生活中不該發生的感情糾葛，你會神清氣爽；放棄了一個個力不能及的慾望，你會如釋重負；放棄了生命中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你會變得扎實；放棄了那些自尋煩惱的憂慮，你會變得心懷坦蕩；放棄了人生中的自私和虛偽，你會讓自己變得高尚。

還有很多東西我們都可以選擇放棄：那些傷害過我們的仇恨，那些讓我們耿耿於懷的過失，那些本來應該屬於自己卻沒有兌現的利益。還有那些曾經的期許，曾經的留戀，曾經的遺憾，甚至曾經的記憶。

生活中有很多經歷，過去的就過去了，不要再讓他們殘留在自己的記憶裡。不需要告別，也不需要銘記，我們只需要昂起頭顱。

突然間想起詞人李清照的「才下眉頭，卻上心頭」。詞人要忠告世人的，是不要糾結於那些人生中的恩怨怨，如果你糾結其中，便永遠沒有了卻的時候，這個去了，那個又來了，永無休止。這是人生的勸告，更是人生的智慧。

放棄了之後，我們面對的就是豁然開朗的淡泊和坦然。所有的恩怨，都化為了天邊的那一抹淡淡的雲煙。而我們手中緊握的，是我們所有的美好，是我們珍貴的友誼，還有無私的善良。

這個時候，即便是那些曾經的傷害，曾經的仇恨，曾經的過失，所有的事，我們都可以像遇見一段奇美的風景一樣去玩味，去欣賞。我們的人生，就不僅不會再有種種的煩惱，而會變成一種美好的際遇。

西港尋夢

如是我見

在西港城位於香港上環德輔道中與干諾道西之間，始建於一九〇六年，前身是舊上環的北座大馬路，香港郵政局所在地，現在則是法定古蹟。建築採用英國愛德華式風格，對稱地線設計，花崗石地鋪，用紅磚砌成。底層入口有大型圓拱門，配合拱型大窗台及百葉窗簾，赭紅牆面，米黃奶白鑲邊，古樸雅致。而鑄鐵大柱的結構、屋頂的鋼樑架及花崗石梯階，映襯着中國式卷狀瓦片鋪設的斜屋頂，中西合璧，渾然一體。大樓原本只有兩層，後來香港土木公司以獨立鑲嵌方式在兩層之間增建一層，並打通了一樓天花，在不損害原始結構、設計的前提下增加了內部空間。

邂逅西港城純屬偶然。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我離開美國，飛往香港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議。本打算見縫插針，和那裡的幾位朋友見面，吃吃飯，順便逛逛國際公司。這個公私兼顧的國滿預想卻被航空公司打破。經歷「激動人心」的事件後，我終於在十二月十一日清晨七點、離開美國小鎮大約四十小時後抵達香港國際機場。原訂的在港旅程生時少了不少，幾個小時不說，自己也被折磨得精神萎靡，不復「走遍香港」的雄心。

我為《大公報》文藝副刊寫稿有幾年了，和大公園、小公園專欄的兩位編輯孫嘉萍、傅紅芬老師結下了文字之交，只是之前一直未曾和孫編見過面。這次約好十二月十一日一起吃中飯，因為我誤機，害得她們在餐館的訂座一再更改。幸好我們最終只比原定推遲一小時聚首，避免了「緣慳一面」的遺憾。她們招待我在西環一家餐館品嘗了極富本地特色的腸粉、蝦餃、燒鵝、鹹水角等美味，又為我下午的「自助遊」出謀劃策。她們特地換好零錢，帶我坐電車，將我送到西港城，並殷殷關照，告訴我從那裡怎麼坐電車回酒店。

在西港城的玻璃大門口合影後，兩相揮手告別，留下我四處閒走。西港城一樓有我家西點烘焙屋，甜香盈鼻，誘惑原已吃飽的我走進去，又買了堅果塔、番薯包和巧克力羊角包做零食。從麵包房裡走出，一樓大廳正中垂下金碧輝煌的吊燈，兩邊是古玩和特色工藝品，都張貼了聖誕促銷的廣告。坐滾動電梯到達二樓，四方形的走廊裡到處是促銷已遷拆的中環花布街搬來的布匹專賣店。店鋪外，布架擠擠挨挨、密密麻麻，展示各色柔軟舒展、流光溢彩的絲綢布料，讓人恍然走進《花樣年華》的夢幻世界中。

三樓現已開闢為婚慶場地。那天下午正好有人包場，指示牌申明謝絕閑人參觀。但在樓梯口就能看到燈光璀璨的華麗聖誕樹，不免引發我對俊男靚女、衣香鬢影、杯盤交錯勝景的遐思。側耳細聽，四周卻又靜悄悄的，不但沒有嬉笑的嘈雜人聲，連購物者的顧客也聲息寂寂。橙黃的燈光下，時空交錯，是耶非耶？

域外
漫筆

在泰國教古漢語

轉眼間，我在泰國烏隆他尼皇家師範大學教漢語已過一年半了。雖說自己在上海大學教了三十年的古代漢語，但壓根兒也沒有想到會在異國他鄉，重彈起老調來。其實，說完全沒有想到，也未必全對。因為早在八、九年前，我就多次在上大的講台上疾呼：目前漢語使用的狀況呈現兩股趨勢，那就是以漢語為母語的大部分中國人的漢語水準在下降，而以漢語作為外語的許多外國人的漢語水準在逐漸提高。我們常見的提筆忘字，欲落筆成文而又有幾分的茫然、幾多的語不達意，恐怕也不在少數。而與此相反，且不說獲二〇一四年「漢語橋」冠軍的大山，放出豪言：不做中國通，要做通中國。就連我讀到泰國學生潘迪娜在周記中回憶當年同為教師的父母，下了課回家，還搶在夜色降臨之前，揮汗耕種，為孩子們的將來多積攢些學費，真可謂字字滴情，如泣如訴。在感動之際，我也差點兒忘記了她是個泰國人。

且不说眼下全球有多少人在學習漢語，光泰國學漢語的學生就有近九十萬之多。俗話說「水漲船高」，在漢語學習如此迅猛的浪潮之下，在他們高漲的學習熱情和進取精神的推動下，已經在一定層面上觸及到了漢語的源頭和內在的構成。但翻開當前的教材和試卷，我們「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漢語」幾乎全是指現代漢語。即便是現代漢語，其本身也存在着為數不少的古漢語成分。譬如泰國學生問我漢語成語「走馬觀花」的解釋時，我就無法迴避漢語在一定的範圍內，存在着古今詞義的差異；說到為何「馬」與「虎」組合成「馬虎」一詞時，就解釋為「草率、不認真」的，恐怕就得提及漢語中的連綿詞是來源於古代有聲語言的記錄，它們有兩個音節而只含一個詞素，記錄音節的用字不一定與詞義有着直接的關聯等的情況，以及漢語辭彙中有關雙聲疊韻的知識點。若要問及對「唯利是圖」的理解時，也難以摺衷對古漢語語法結構的解說。我們當今對外漢語教學的對象，絕大多數都是成人，他們都有自己的思維和理解，我們不應該嫌棄他們提問題，而要力所能及地解答他們的疑惑，並鼓勵和引導他們發散性的思維。力求從漢語的源頭和根基上，為他們的漢語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

雖說烏隆他尼皇家師範大學的漢語專業才開辦三年，但在基礎課的設置中，就有《漢字演變》的課程。以許慎《說文解字》和「六書之說」為主臬，以小篆字體為主線，展開從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以及繁體字、簡體字等演變的畫卷和軌跡，實在是一種令人讚嘆的漢語教學思路。目前在中國內地高校中文系的本科教學中，也未必都將漢字學一類的課程列為必修課的。真所謂「旁觀者清」，可不是一句虛言啊！

對中國學生要講好《說文解字》和漢字的「六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些泰國的學生能懂嗎？好在我们古老的漢字是以象形為基礎的，由此而從視覺入手，解讀以象形符號、符號組合和線條所對事物的描述，往往具有跨越語言障礙之優點

馮進

泰國深受中華文化影響

譬如「教」的小篆字形，就是對中國古代「教學對象、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某種濃縮的組合；又如「醫」字，就是中國古代醫藥學中的「針砭，乃至解剖，推拿，藥物及其藥物製作方式等」的某種系列性元素的綜合敘述。儘管許多泰國學生的漢語水準有限，甚至極其有限，但通過反覆的圖解和肢體語言等動作相配合，學生們的理解也會漸入佳境，甚至還會創造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好成績來。二年級李高嫻同學在期中的閉卷考試中，在回答將「上、刃、鳴、集、祭、牛、江、娜、芳、亭、月、菜、采、災、精、羊、林、取、鹿、美」等二十個字作「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歸類的考題中，竟然全部正確，無一差錯。可以說是，我在三十餘年教學生涯中的首次相遇，能不讓人拍案叫絕嗎？我毫不猶豫地把一枝心愛的熊貓圖案的景泰藍圓珠筆獎勵她。

在教外國人漢語時，適量地插入漢語古詩和名言的教學，並非是嘩眾取寵之舉，而是遵循漢語教學基本規律之所需。因為「聽、說、讀、寫」是學好任何語言最基本的環節，而大聲朗讀、放聲齊誦，對於初學漢語的外國人來講，尤其重要。讀什麼呢？難道還有比我們人的古詩文和名言更適合他們朗讀的了嗎？當全班的「鵲、鵲、鵲」童趣之聲響起，當「關關雎鳴，在河之洲」情歌之伴響，當「春風吹又生」歡歌之奔放，當「輕舟已過萬重山」豪情之勃發，當「粒粒皆辛苦」沉重調門之開腔，當「更上一層樓」決心之鏗鏘遠揚，此刻，漢語所獨具抑揚頓挫之節奏、古詩韻律悠遠而委婉之美感，響徹異國之學堂，一令旁人或為此而駐足，或為之而回望。其浩然之正氣，不僅激盪着佛國學子的心靈，也開啓了能使同處一室的師生們身心健康的無形寶藏。

誠然，初學漢語的泰國學生不可能十分明瞭漢語的古今之分，但由於他們對漢字中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開始有了些心領神會的感悟，自然地體味了我們傳統的漢字教學與語文教學間本身所潛藏的默契之關聯，使得我們古人總結的：「《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的經驗之談，在這些異國莘莘學子的身上產生了奇效。不久前，我在插入「每周漢語名言」的教學時，向同學推薦和講解了「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剛下課，二年級的包駿龍同學，這位皮膚黝黑，身材魁偉，年產十噸稻穀的農家子弟，走到講台邊，對我說：「老師，其實這句名言說的就是：雖然好事很小，但是你要去做；雖然壞事很小，但是你不能去做。」他的話音剛落，我瞬間感到如雷貫耳，又恰似閃電掠過夜空。真的很難很難相信，一位漢語才學了不多久的外國人，竟然能用他們自己最熟練掌握的「雖然，……但是」的複句結構，正確無誤地說清了源於約一千八百年前漢語名言之語意，而又能近乎「信、達、雅」之境界。

也許，我諸多的嘗試，還只是後知後覺而已。因為，前不久在漢語專業和越南語專業的學生排球比賽時，潘德婉同學她在一旁背誦着泰國陳淑慧老師教他們的《詩經》名句：「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毋庸多言，在這些學生漢語水準的背後，更是有着泰國教師們的智慧和辛勤付出。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令人可喜而又可驚奇的是，這汨汨之活水竟然還來自於鄰國異域，來自於我們的被教育者。學好漢語古典詩文和名言，並付諸於教學，不僅為事半功倍之利器，更是維持和發展我們自身的漢語能力，昇華我們自己的人生所必須接通的源頭啊！

人與事

周作人不糊塗

周作人是在中國文壇上頗受矚目的大家，有人認為他「小處聰明，大處糊塗」。不過，一解一過關係到，他自利害的幾個事件，倒會覺得他真不糊塗。

兄弟失和是周作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事件。雖然，兄弟關係中無意透露的信息及周圍人口中，我們仍可了解到，主要癥結源自家庭的經濟問題。魯迅對周作人日本太太鍾張香侈的生活方式頗不滿，時有規勸，引起她的不滿，向周作人謔言，使兄弟離隙。周作人將絕交信交給魯迅時，一頭霧水的魯迅曾想和他溝通，他卻拒絕了。魯迅馬上明白他們兄弟的情分將就此結束，之前三弟周建人被迫南下上海已是先例。日後，魯迅曾對許廣平說，周作人的行為是經過考慮的，「他曾輕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犧牲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

周作人懷內求靜，不願兄弟友誼，兄弟失和後還將照顧母親的責任基本全推給了魯迅。魯迅去世後，母親的生活又改由在他心目中只為妾的許廣平承擔。抗戰初，他難以北平有老母寡媳需照顧為重要理由拒絕南下，生活費卻仍由上海的孤兒寡母承擔。直至兩年後，許廣平實在無力承擔，寫信給周作人「乞先生憐而計之」。他才對母親說，他「自願負擔管理」母親的「日常費用」，對曾託詞要照顧的寡媳仍無半點資助。

周作人人生另一件鬧乎大是大非的事是他的附逆。《七七事變》一後，郭沫若、胡適等一批文化界人士撰文寫詩，茅盾、郁達夫等十八人甚至發表公開信，希望並敦促他南下。還有不少人多次當面提醒勸說。周作人雖答應考慮，卻始終只因於「苦雨霖」不移半步，只是發過幾篇文字，請大家相信他留在北平會做蘇武，斷不會做李陵。以後又在詩中寫道：「劈柴挑擔亦隨緣」，當時非常關心周作人安危的青年李健吾見詩後，在給朋友信中安慰的說「大為妙」，認為周作人如有入拉他下水就隨緣了」。對於自己的附逆，周作人喜歡引述《東山談苑》中所載「倪雲鎮

人生
在線

周作人不糊塗

周作人是深諳傳統文化的文人，傳統文人的道德感，他是明瞭的。朋友們都認為他凡事喜歡取一息事寧人的態度。但每有觸及到他自身利益的事，不論事大小，他的態度卻常令人錯愕。可能亂世之中，他又不覺游移於其間難於取捨的思想，並不覺轉移於其間難於取捨的思想，也就複雜而曖昧了，他頗認可「天下無非」的觀點。當然，要評論周作人真的很難。應該承認，在精神上他一直追求獨立，可惜一回到現實，便缺乏了堅持和寬容的勇氣。其實，但魯迅取的一是我以血祭世界」的態度，要盡自己一分力量去改變世界；周作人則近於「聽天由命」，在重要的事情上，總是等事到臨頭才取於己有利的方面去應付。但他有一點從不含糊，便是一沾到與自己利益相關的事，不管他如何直接，如何婉轉，自己的目的都是清清楚楚的，自己的利益也是會盡最大可能保護的。